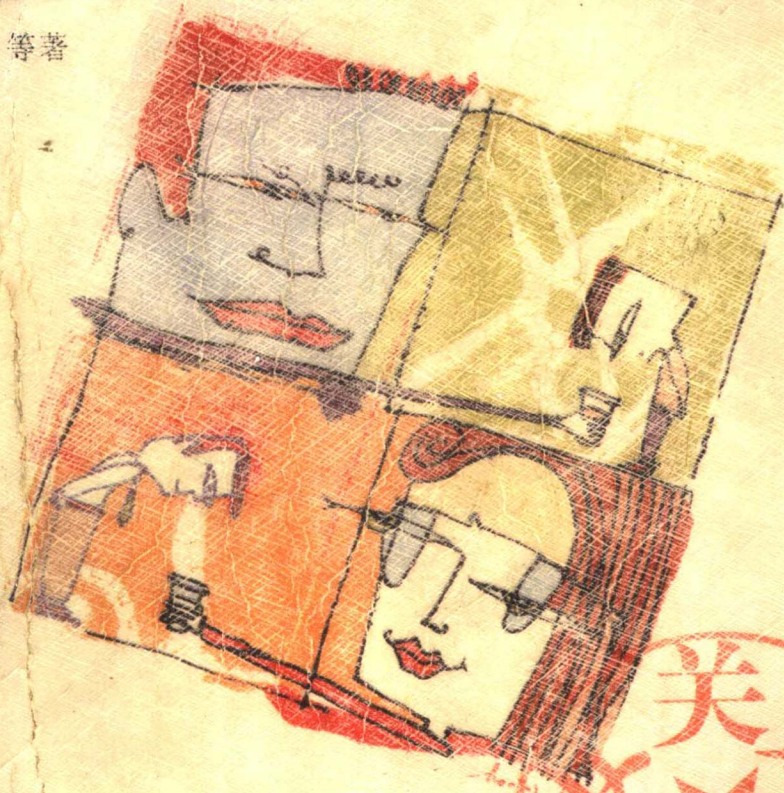


最新社会反腐力作

是是非非

李春平等著



華珩出版社



最新社会反腐力作

是是非非

(下)

李春平等著



华龄出版社

目 录

祸起情人

〉季 宇

· 1

杜文光见旁边无人，便一边尿着，一边有些幸灾乐祸地说：“这下子贪官们要紧张了，你瞧瞧一个个都灰着脸。不是有句顺口溜吗？说当官的什么来着？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

在会议中途时，市纪委管书记通报了一个情况，发现了海风集团的一些重大问题，昨天夜里他们突击查封了海风的账目，可集团董事长朱学良却不知去向。听到这个消息，黄敬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

灯红酒绿

〉吕永超

· 68

“官是什么？是一种分工，也是一种职业，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移动；多跑多送，提拔重用。”

借着昏黄的路灯，看到上面留下了一行字：“小鹏，今晚有人报复你，注意!!”他立即紧张起来，愣在原地，半天不敢喘大气。

权术

〉季栋梁

• 131

这些年的官场沉浮，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细枝末节的重要性，这就跟一棵大树，没有细枝末节就不会成为大树，而更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或许领导此行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时候表达出来的。

是是非非

· 171

于卓

在官场上，实力和投机是获得更大权力的有力保障，吕子楠这个事现在一眼还看不到结果，一旦闹沸腾了，能源局现在的这个领导班子，部领导还能信任几成呢？

孙公立又说，时代变了，老的官场游戏规则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在小吕这件事上，你和杨局长只有联手互动，才能置身泥潭腿不陷。

吕子楠望着这位新主任，渐渐就有了一种感觉，完完全全属于女人隐私的感觉，她想这个看似精明的马主任，他是那种好在女人面前挥霍七情六欲的男人……

目录

勾心斗角

· 223

〉刘 恪

是是非非

征服她的惟一办法，便是把她搞了。一个大帅小伙子连个老女人也拿不下，还想什么伟大前程。

叶晶莹从劳人司出来气冲冲地上楼，把余波拉到楼道拐角，低声臭骂了他一通，问他为什么要得罪何处长，这可好，我半年的努力都泡汤了。

这个世界要爬上去不能得罪大人物，想要过得平安不能得罪小人物。

跑官的技巧

· 247

〉安 琪

官场上的事儿，就像下坡搞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只要你抓住机遇，与时

俱进，一步跟上，也就步步跟上了。

鲁建林心里说，有人跑官儿，有人跑事儿，那就看谁跑得快了……

郭炳楼第一次与肖副厅长见面是在火葬厂。你就是把郭炳楼想死，也想不到他会在那种地方与肖副厅长见面。

目录

黄金搭档

· 303

〉周建新

考核王书记那天，镇长沈大鹏和每日一样，早早地去了矿区。他不知道镇党委书记王凯面临着重要的升迁，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王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过了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金子最怕的是人，人能让金子骑在皇帝的脑袋上，也能让金子不如粪土。

王凯把一盘带子塞进录像机里，电视上完整而又清晰地重现了沈大鹏给徐文阁送钱时的情景。沈大鹏的心怦怦乱跳，冷汗流得满身都是。

官场潜规则

· 339

〉程杰

群众眼睛雪亮有什么用，所以就不亮了，但是群众的眼睛也有一亮的时刻，那就是看见“利益”的时候。

姚远始终觉得，当官就只有当官，不可能又要享受，又想出名，还想玩女人，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所谓的官场上的男人前不能翘××，后不能翘尾巴，翘哪头砍哪头。

落花有意

· 366

〉 奚 陽

站在桃花源酒店门前，马国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风光，这风光缘于旁边站着亭亭玉立的秦小月。变幻莫测的霓虹光影照在她的身上，更显出慑人魂魄的美来。

王总眼睛一亮，像刚滴进了一滴养眼液，面部的表情立刻丰富起来。秦小月那双欲眠似醉、含烟如梦的大眼睛直把王总看得春情荡漾，如醉如痴，仅仅几天的工夫，她就发现了一个真理：金钱是美貌的奴隶，拥有美貌而不利用美貌，无疑是女人最大的悲哀。

她没想到王大伟会正式向她求婚，一个老子，一个儿子，再加上马国立，她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她想躲避，但为时已晚。

目 录

祸起情人

季 宇

祸起情人

黄敬走出会议室时，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早已乱成一片。走廊上迎面有人走来，向他打招呼，他也只是下意识地做出反应，点点头，竟连什么人都没看清楚。上楼的时候，他感到腿有点儿发软，精神恍恍惚惚的，身上阵阵发冷。

“黄书记。”有人在背后叫他。黄敬停下脚步，侧转身子，看见宣传部李科长快步从会议室那边的走廊上小跑过来。“黄书记，”李科长说，“明天的研讨会，你去出席吧？”

黄敬“哦”了一下：“现在还说不好，最近你也知道，省纪委的人来了，事比较多……我看吧，明天没安排就去。”

李科长笑着说：“黄书记，你刚来市里，大家都希望你能出席啊。”

“再说吧，”黄敬含糊其辞地应付道，“我看看明天的安排，再让小周告诉你。”

说完这话，他就上了楼，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秘书小周正坐在外间的办公桌后边看报纸，看到黄敬便放下报纸站起来。

“黄书记，会议结束了？”小周问道。

黄敬“嗯”了一声，便向里间走去，关门时他转身交待小周说，如果有人来找，就说我不在。小周说知道了。黄敬便将门上，一身瘫软在那张宽大的靠椅上，浑身阵阵发虚。省纪委专案组进驻市里已经快两个月了，华江市的案子也越闹越大，市长、市委书记先后被抓了起来，牵连的人也越来越多。就在黄敬到任不久，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大中又突然跳楼自杀，更是闹得人心惶惶，流言四起。

刘大中这个人，黄敬还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大学校友，黄敬是中文系的，刘大中是经济系的，比黄敬高两届。在学校时彼此并不认识，后来在工作中经常联系，才慢慢熟悉起来。刘大中是个很有魄力的人，他原先在华钢工作，领导着好几千号人，拿得起放得下，行事果断，说一不二。后来，原来的市委书记谭成伟看中了他，把他调到市委。人们都说他是谭成伟的铁哥们。那段时间，刘大中炙手可热，红得发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有些不可一世。可他对黄敬这个校友、学弟还是比较关照的。因此，尽管外边有人骂刘大中，但黄敬还是认为刘大中这人讲情义，还是挺不错的。

刘大中死的那天早上，黄敬还见到过他。当时，他去医院做理疗，因为医院离他临时住的华江宾馆不远，所以他打电话给司机小张，让他9点钟直接到医院来接他，自己则步行去了医院。快到医院时，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从后边驶了过来，到他身边时忽然减缓了速度，接着嘟嘟地鸣了两声喇叭。黄敬一看，这车是刘大中的，便在街边站了下来。

“老黄，你的车呢？”刘大中放下窗玻璃，问道。市委常委每人都有专车，但刘大中的车比别人都要好，与市里的两位主管同等待遇，而且，他还不要司机，自己开车，这一点很特殊，机关的人背后嘀嘀咕咕，早就有意见了，但刘大中却我行我素。

黄敬说：“我去医院，就几步路，走走行了。”

刘大中说：“又怎么啦？”

黄敬说：“没什么，老毛病了，这腰一到季节变换就不好受。”

刘大中笑了起来。黄敬记得很清楚，当时他还开了一句玩笑，说是不是弟妹又来了，黄敬说瞎扯瞎扯。刘大中就说，老弟啊，悠着点，身体可是革命本钱哟！

两人不咸不淡，就这么闲扯了几句之后，刘大中便开着车走了。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丝毫不祥的征兆。然而，两个小时后，当黄敬从医院来到市委大院时，刘大中已经死了。

他是从四楼跳下去的。黄敬后来才听说，这天上午，省纪委专案组来找刘大中，当时刘大中正在会议室里开会，会议由代书记马玉龙主持，开始没一会儿，市纪委的管书记就匆匆从外边走进来，走到刘大中身边低声耳语了几句，说是专案组的同志要找他谈话。据管书记事后回忆说，刘大中当时很镇静，没有任何慌乱的举动。他说：“人呢？”管书记说：“在会议室哩。”“我知道了。”刘大中站了起来，他收拾好桌上的材料和笔记本，一只手拿起茶杯，临走时甚至没忘了俯身向主持会议的马玉龙招呼一声，之后便从容不迫地向外走去。

专案组的两个同志这时已经候在会议室门口了，刘大中显然有些意外，他愣了一下，随后很快恢复了正常，他说，我去一下办公室，把东西放一放。这要求很正常，专案组的同志没有反对。他们跟着刘大中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看着他走了进去。

刘大中的办公室是个套间，外边是秘书办公的地方。刘大中径直走进里间，然后仿佛很随意地带上门。“不要关门。”专案组的同志稍微迟疑了一下，刚要制止，可是已经晚了，门锁“咔哒”一声从里边扣上了。接下去，惊天动地的事便发生了——刘大中从窗户跳了下去。整个事情的发生，几乎就在瞬间。人们私下里议论说，这事也只有刘大中能够做得出，到底是大企业家出

身，有这个魄力。

黄敬从医院来到市委大院时，刘大中的尸体已被运走了，警方封锁了案发现场。由于正门禁止通行，黄敬费了一点劲，兜了一大圈子，才从后门绕进了机关大楼。刘大中的办公室这时也被封锁了，警察们表情严肃，进进出出。大楼里表面上还算平静，但气氛已不同以往，人们交头接耳，小声议论着，紧张、不安和惶惑之中还透着一股隐蔽的激奋，在四处流动。黄敬来到代书记马玉龙的办公室，常委们都在这里。马玉龙铁青着脸，不停地抽烟。屋里的空气像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有人轻声咕哝说：

“越怕出事越出事，这下好了，又要闹轩然大波了。”

黄敬本想询问一下事情的经过，但在这种气氛下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便也沉默着。他走到窗前向下看去，院子里的情景有些混乱，就像影视中常有的镜头：几部警车散乱地停放着，公安人员忙忙碌碌。有人在拍照。刘大中跳下去的地方，用粉笔勾画了一个奇怪的图形，图形中的血迹湿乎乎的一摊，在秋日阴郁的光线下泛着暗淡的黑色。黄敬耳边“噗”地一声，仿佛听到了刘大中落地时发出的沉闷的声响，头皮一阵发紧。

二

华江前市委书记谭成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有两个绰号，一个叫“谭霸天”，一个叫“谭三亿”。这两个绰号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作风和为人。谭成伟是华江土生土长的干部，他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地爬上来。在整个华江地区，可谓经营多年，盘根错节。在工作上，不得不承认，谭成伟是有一些魄力的，华江这几年经济上得很快，市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街道拓宽了，高楼一座座拔地而起，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这么多年

来，一直有人在告谭成伟，据说上级纪检部门收到的检举信就有好几大麻袋，可就是扳不倒谭成伟。谭成伟有一次在县处级干部会上口出狂言，说：“现在有人到处告我，想把我搞下去，这是痴心妄想！我当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时就有人告我；当副专员、市长时，还有人告我，可结果怎样呢？越告我越升，告得多我升得快。我就不信，几个小蚍蜉还能撼倒参天大树？”说到这里，他还即兴来了一句毛泽东诗词，说是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不怕死的，你就去碰吧，碰一个死一个。“这就是下场！”谭成伟拍着胸脯说，“不信就试试！”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谭成伟这棵牛哄哄的“参天大树”，顷刻之间哗啦一声说倒就倒了。有消息灵通人士说，谭成伟栽就栽在华钢的破产和转让上，这件事激怒了该厂上千名钢铁工人，他们集体上访，最终引起了省委的重视，深入下去才发现问题的严重，于是下决心要解决华江的问题。8月中旬，省委扩大会议结束的那天夜里，华江市长徐浩首先在房间里被专案组“请”走了，接下去专案人员去找谭成伟时，却在房间里扑了空。至于他的去向，无人知晓，就连他的秘书、司机也不清楚。专案组的同志一遍遍地拨打谭成伟的手机，回答都是用户已关机。这一来，大家吃惊不小，以为走漏了风声，让谭成伟逃跑了。不过，后来才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谭成伟当天夜里去了省城某个情妇家，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到了宾馆。办案人员不敢迟疑，当机立断，在宾馆的大厅里就将他堵住了。据参加专案组行动的一位处长说，当时谭成伟吓得脸色煞白，大汗淋漓，他语无伦次一个劲地说：

“我还没吃哩……没吃早饭哩……”

后来他又说要小便，可进了洗手间，足有半小时没滴出一滴尿来。

华江的一二把手被抓后，省纪委紧接着又派出了庞大的专案

组，浩浩荡荡开进华江。专案组人员据说多达数百人，华江郊区的一个空军招待所整个被包租了，而且警卫森严（清一色武警，且从别处调来），就连市委和市纪委也不让插手。不久，市里又有一个副书记和几个部部长先后被“双规”了；再后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大中又跳了楼。如同一场大地震，整个华江一片狼藉。

人们私下里议论纷纷，都说这是典型的窝案，华江的班子差不多全烂了。事实上，问题也的确相当严重。尽管专案组对外一直守口如瓶，但各种传言还是不经而走，网上消息更是五花八门，惊心动魄。有人言之凿凿，说是从香港看到报纸，前市长徐浩被查出的巨额存款已达二千多万，而谭成伟的更吓人，仅自己已供认的钱数就高达八千多万。有报纸还戏称谭成伟为“八千岁”。虽说“八千岁”与“谭三亿”还有差距，但八千万也够惊人的，足以让人灵魂出窍。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谭成伟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实际上华江三区六县的不少干部都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谭成伟的这个大泥“谭”里滚过、趟过或踩过。随着调查的深入，涉案范围越来越大，涉案人员也越来越多。

有人忧心忡忡起来，担心这样搞下去，华江会整个儿垮掉。但专案组的决心毫不动摇。据说省委丁书记曾公开表态说，此案不论牵涉到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高，来头多大，都要一查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老百姓都很高兴，普遍拥护，说是这回动真格的了，看来上边反腐败下了决心。但考虑到华江的实际情况，为了挽救一批干部，专案组在深挖严查的同时，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全市包括三区六县在内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省纪委书记专门到会作了讲话，他着重谈了反腐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华江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谈到，华江问题有复杂的方面，一些干部受到谭成伟和徐浩的影响而犯了错误，对

此应做区别对待。最后他代表省委宣布了一项宽大政策：在指定的时间内，凡能够主动交待问题并上交赃款者，或配合专案组检举揭发问题，有立功表现的，视其情节，均可减轻处理，或免于处理。交待或检举时间，截止到11月底。

“也就是说，11月30日为最后期限。”省纪委书记强调说。结束讲话时，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志们：“希望那些犯错误的人，能够理解组织上的良苦用心，珍惜这次机会，用实际行动向组织交待问题，挽救自己，争取宽大处理。”

会议结束后，黄敬到厕所小解，恰好《华江日报》的副总编杜文光也跟了进来。杜文光见旁边无人，便一边尿着，一边有些幸灾乐祸地说：“这下子贪官们要紧张了，你瞧瞧一个个都灰着脸。不是有句顺口溜吗？说当官的什么来着？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

黄敬也听说过这个顺口溜，但觉得太极端，很不以为然，说：“你不要一打一大片好不好？你不也是个当官的吗？把你也枪毙好不好？”

杜文光笑了：“全枪毙可能不对，不是早有人总结过吗？隔一个毙一个，肯定还有漏网的。”

黄敬没好气地说：“你是惟恐天下不乱，最好先把你毙了。”

杜文光说：“那绝对是冤案！我谈不上是模范干部，但自以为还算干净的。”说到这里，他又开玩笑地说：“我估计你的问题也不大，我了解你，有贼心没贼胆。”

说到这里，杜文光哈哈大笑。

黄敬很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于是说：“你这张嘴啊，能不能少贫点？”

祸起情人

三

黄敬原是松县县委书记，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干就干了八年。“不怕慢，就怕站”，当官也是这个理儿，就怕在一个位置上搁住了，年龄熬不起啊！想当初，黄敬出任县委书记时，只有34岁，是全省最年轻的县级主管。人们都认为他前途无量，在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上也只是个过渡，不会太久。一般人这么看，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就像一个锈死的老螺钉，他在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上再也动不了——八年啊！连抗战都结束了。眼看着别人一茬茬地提上去，超过自己，加上年龄一天天大起来，黄敬真有些急了。

是是非非 杜文光不止一次提醒过他，说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好事光是等不来的，要采取措施啊。杜文光是黄敬的好友、大学同窗。读大学时，他与黄敬一个宿舍住了四年，关系密切，无话不谈。他的所谓措施，其实也没什么新玩艺儿，概括起来六个字：一要跑，二要送。“除非你有背景。”杜文光强调说。可黄敬缺的就是背景。他父母都是普通的中学教师，可以说一点能耐都没有，他之所以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一半靠的是运气。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华江行署（当时华江还未改市）当秘书，一直跟着当时的老专员陆明。陆明是个红军干部，很喜欢黄敬。凭着他的提携，黄敬进步飞快，直至做了县委书记。可后来陆明离休了；再后来，又因病去世，黄敬就失去了靠山。原本他以为已经到了正县这个位置，只要靠自己努力总会慢慢发展，可这种想法显然太幼稚了。县处和地厅是一个关键的坎儿，很多人就是迈不过去，仕途也就划上了休止符。意识到这一点，黄敬便不再傻干，开始在密切联系领导上下起功夫，利用开会、工作和迎来送往的